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八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32/08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八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6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八三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達觀樓集二十四卷

〔明〕鄒維璉撰

吉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一年重刻本

掃餘之餘三卷歸涂閑紀一卷

〔明〕劉錫玄撰

掃餘之餘河南省圖書館藏明末刻本歸涂閑紀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黔南十集本

太古堂集二卷

〔明〕高弘圖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刻本

泊水齋文鈔三卷

〔明〕張慎言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康熙三十九年張茂生刻本

紗遠堂全集四十卷(一)

〔明〕馬之駿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天啓七年刻本

三一〇

三八七

四二一

五一六

達觀樓集二十四卷

〔明〕鄒維璉撰

吉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一年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達觀樓集

二十四卷》提要

序

君子所恃立身以立國與民
命者只此浩然之氣耳集義
以生之知言以養之則大塞
乎兩間當時仰其功業後世
誦其文章如其人如見焉前
明少司馬鄒公匪石先生為

序一

豫章新昌人以萬歷進士起
家延平司理歷官兵吏兩曹
即南京同鄉巡撫福建既而
閣佐樞命未赴官卒於家平
生大節豐功著於史冊遺集
三十一種舊板懋臧今裔孫
華明等重為鋟梓二十又四

序二

參詣鉛山探會稽屬予序予
 惟公大名生氣炳若日星誠
 何取乎後生之言然論世尚
 友之資必有藉於誦詩讀書
 而後知先正學術之所由端
 心力之所由宣而華節功名
 之所由起公剛介直方以天下

為己任每歷一官殫厥思慮
 求稱職守毅然孤立與惡璫
 奸黨誓不兩存及出任封疆
 籌邊決勝弗遺餘力賞罰嚴
 明庸功迭奏而海氛妖瘴為
 之肅滅者披其章奏可攷也
 若投荒遠戍猶建焚林通道

序三

之謀被謗間居不忘納海勸
 忠之義夷除如常始終一節
 尺牘累、可細按已至於樂
 天知命學道守身止水浮雲
 心意俱遠又於說經論史及
 吟風弄月諸篇如聞聲歎焉
 然則公之達觀公之定力也

力何能定由業得其養故死
 生禍福不能動其心而言語
 文章乃傳諸萬劫而不朽吾
 鄉山高水深士尚風節宋元
 之間弗具論勝國二百年中
 載諸明史者何可俚指若劉
 球等之抗王振宋景楊瑄等

之忤劉瑾皆百折不回直聲
動天下夫罹魏闕之禍者楊
左最烈公與左丁未同年楊
漣魏大中為同朝友善莫尊
素又為門下士迄於今讀公
祭諸賢之文未嘗不令人流
涕也然公既不死于天啓且

序四

受知於崇禎年未二十名流
朝野功在斯常僅、為溫體
仁所擠而考終于其里不可謂
非厚幸矣竊念當時巖谷之
士有公之豪節文章不能乘
時而用復不得赴義而死者
紛、矣其言論或與公並傳

而浩然之氣卒抑鬱而難申
否則公之厚幸又豈特不與
楊左相殉而已哉嗚呼此吾
神往於尉山藁頌之間也
省

乾隆丁亥七月翰林編修 武
英殿纂修續文獻通考纂修

序五

官加乙級鉛山後學蔣士銓
拜撰



叙

天下之柄歸於宦豎未有不
亡秦漢唐之末皆是也然未
有如明之甚步熹廟竊一魏
闡而誅戮忠良備極慘酷是
時位於朝在莫不慄慄危懼
托明哲以保身務緘默編緼

叙一

以避禍其維復敢危言激論
上櫻逆鱗而觸大姦之凶怒
者哉乃余嘗讀故兵部侍郎
鄒公亟石疏而嘆其與楊左
諸公爭烈千古也方是時魏
闡之勢方熾楊忠烈擊之不
勝公之疏畧曰皇上之於忠



叙二

賢豈真是非舛謬不過愛其
小忠小信不忍割棄耳夫至
罪狀既盈天下必有代為割
棄在漢之張讓趙忠唐之田
令孜我朝王振何有一人老
死牖下以留貴終又言大臣
當以李固杜喬為法若為胡

廣趙戒國之危矣臣願發詔
獎勵以旌直臣并治忠賢二
十四大罪云云疏入忠賢怒
矯旨削籍遣戍夜即嗚呼讀
公此疏忠肝義胆真可與日
月爭光今公墓木久拱猶凜
凜有生氣余慕公之為人嘗

叙三

思讀其文章不而得而黃門
子正先生公之婿也哀公文
集若干卷將梓行來問叙於
余之乃得鹽手盡讀之其緒
奏濤愷摯精詳忠藎之氣溢
於行墨他雜文稱是詩之溫
而毅有春和秋肅之觀公之
精忠已垂史冊而又有文以章
之殆備夫穆叔所稱三不朽者
與崇禎時公撫閩多戰功再起
兵部侍郎卒於家噫當魏闡
時舉朝為其義兒慕子者比
比也豈直胡廣趙戒而已乎
公獨巖上正色以蹇蹇於百

叙四

僚之中甘竄逐而不悔豈非孤
忠特立者哉謝良佐嘗稱胡康
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
松柏挺然獨秀公之謂矣余
既於公有夙昔嚮慕之誠今
又盡讀其生平所著書得挂
名簡端竊有榮焉遂敬叙其

集以歸之

皆

康熙壬午仲春既望

巡撫江蘇等處地方提督軍務
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商印後學宋肇撰

自叙

余自系曆丁未入仕歷踐理兵曹十餘年
家多屋天啟壬戌始克卜築邑城之南隅
而於門內餘地別構小樓頗有湯隸四山繞
一水環帶並別墅於其北桂華隱深林
而城中子家之生聚佳氣淳淳如系木之
晴暉翠洲入席僅魚出遊有以涼上者

叙一

暇時送好音至凡習系之詞程摩詰之
軀莊可任風流佳致我輩別極也高山流水
月清風取之去禁用之不竭可以融澹僧而
奏伯牙之鳴絃龍又彩而同南之語凡此
以達親情與系符矣予又竊思士君子之學
識宜曠達不宜滯隘置身空同之上而有荒
我聞之氣象人世系均皆在昭界望不絕此會

心聊予以名樓者名拙集不名情與景者不負達
觀諸侯吾故序此於篇首以贊高明

叙二

願學編自叙

詩可易言乎三百之旨遐不可及卽後世文人學士之韻言往往因才士使之窮童而習之白首莫工矧精竭思僅足覆瓿難矣哉太白譏子美以詩瘦而子美亦曰少年性僻就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英雄伎倆嘔心始就況其下乎我朝建節登壇無如北地信陽歷下瑯琊四君子北地古信陽逸歷下奇可稱鼎足然說者謂李何名高若敵國每互相指摘歷下亦有謂其校古太過語意疊出者瑯琊才高千古間以盡意使事碍天趣彈射亦多後生末學不破禹卷得不儉父唾之耶然則詩

序一

終難言乎曰非也古詩不必蘇李十九首而建安以後至陶謝庶幾優孟近體不必盡盛唐盡李杜而大曆以下逮國朝代有桓文元韻在心千載不熄有志之士當知尙友耳余少習經生技博進取輒浪吟旣而赴公車不第口揣無他嗜日乎百家集披讀不置見景寄咏賦而成僻人有笑余徒自苦者余亦自知無異東家壘但以家食優遊羈旅閑適寄神於此不猶差勝俗念乎或曰子弟學詩子輒矢口謾吟則何爲日工而後咏河清難俟正惟學之莫辭效顰譬之舍方學射舍鳳學書可乎哉又必穿楊始射則由基幾人草聖始書則逸少

幾人也風雅三百其間作者豈盡探賸索窮天人山農紅女田夫野叟任天歌謠可咏可聽則何故情眞而已矣李獻吉曰禮失而求之野眞詩在民間余雖歛聲無識情則有之矣亦何敢終以詩爲難言耶邇因公餘集附梓聊以志吾數年神情之所寄且曰未能願學如此

序二

宦遊草自序

宦遊草者蓋余謁銓入闕所作云古之君子戒政學學
卽裨政猶需仕優仕未優矣暇學乎學且未遑而以雕
虫無益之事敝神從之其非職業又明矣余以憤憤承
乏理官朝夕飲水輒虞不勝乃復沾沾效顰若經生時
鳥乎可雖然晉以清談遊咏廢實用千載詬厲而鳴琴
坐嘯咏梅哦松之輩至今侈譚則何歟夫詩以宣淑幽
懷陶寫性靈安在作吏便廢而山林放逸江海笑傲乃
克搯觚滿志哉余性疎懶寡知交其於吏情更輕知交
寡則省竿牘吏情輕覺無別競勢公退卽無所事且理

序三

官奔走風塵十之九幾以輿爲室郵爲居當此案牘不
集之時風景在日河山動情不覺此意勃動焉蓋余亦
明知非是而不能禁也豈真有魔以爲之障乎帳中諸
什率爾成韻大抵不能如往時之苦思卽苦思不省爲
何語畢竟吏事分念耳然則何以災木爲日梓之志吾
拙而已

自做錄引

黃魯直曰士大夫三日不讀書面目可憎語言無味知
言哉夫上知有人心中才多過端匪借古人爲鑑養清
明矯偏駁濫觴何極譬之穀種不嘉雨露灌溉又不至
生趣稿矣余最愚弱承乏剡理詞牒之與親而讀書之
與伍神氣日俗于是公餘展卷偶有感發輒題署壁以
資微或曰聖學重默識題壁何爲曰默識未逮書紳宜
助也或曰士志三代耳子所錄者漢以後事恐無取曰
三代有聖經童而習之近事對症尤易見泛河者先支
流登山者必跬步也或曰題壁似矣梓之不亦近名乎

序四

曰我與所梓漸肖則無疾否則人執所梓以劾我而罪
我我何以對是梓意也總之困勉所爲也

弛擔吟引

余筮仕李劍津八載始擬南馬曹捧檄歸里候旨山中
又二載因與里中二三故老優游觴咏每思人臣以身
爲國許勞不言苦致身匪躬自其職分旦夕休沐莫非
上賜況以庸才拙性疑難恕府之李而得量移以歸歸
而歷歲者再其爲上賜不更多乎陳敬仲曰羈旅之臣
弛於負擔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此余志也故題其篇曰

弛擔吟

大夢稿自叙

余以踈狂觸世網自必瓊詔獄諸公同作棘林之魂而不虞有夜郎之行既已之夜郎矣自分遐荒一抔土爲我菟裘而不虞莽月卽遙歸凡若此者皆夢也是故夜郎跋屨之山川與所閱歷之人物奇怪萬狀耳目劍遇者夢中境也一介孤臣走三千里險道或當望門投止之時而舍主不納或當風雨夜迷之處而絕地逢生者夢中况也由此推之安知前此數十載得喪是非之爲真耶夢耶後此有限之餘年君乎牧乎之疑又不夢中占夢耶佛氏以人世爲夢幻儒者非之予謂未可盡

序五

非茫茫世宙人於其中須臾耳非一夢哉或曰子無大覺何以知爲大夢乎余無以對曰此又夢中嚙語也因以題是編

友白草自叙

記曰擬人必於其倫夫擬人尙爾擬已可知矣王儉比謝安崔浩比子房王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方諸葛亮千古共笑豈不可爲永鑒哉然則太白何人而予友之乎太白酒仙詩亦仙予不能酒而亦不喜酒予雖喜詩而實不能詩不酒不詩何所當於謫仙而友之曰友其患難同適之興耳太白在夜郎選勝觴月絕無人間落魄態至今城北問月臺海內倭談予奉天子嚴譴戍此地見境觸事矢口輒咏雖不敢與太白論工拙而已置夷險生死於度外其興則同矣宋玉哀屈原之

序六

賦曰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夜郎幸有太白在可免廓落惆悵之象非此效顰爲介紹何以使百世同堂哉篇什不盡夜郎出也然創籍下吏問關楚蜀諸韻總與太白作投荒之緣而結問月之盟者題曰友白非倫之誚予尙何辭

友歐草自叙

予昔流寓夜郎得尋李太白問月亭時時觴咏曾題所梓蕪詞曰友白後叨天子賜環授以南岡之任豐山瑯琊之間醉翁遺跡在焉予又得尋山亭一片石時時觴咏復題所梓蕪詞曰友歐夫太白仙才友已不易歐則德業開望千古名儒小子庸敢攀附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必以歐爲不可攀而遂不敢攀則孟氏尙友之說欺我矣友之云者不能至而心向往也詩言志則此篇正心往之徵也每誦歐公之詩曰玉顏自古增身累肉食何人爲國謀兩語括盡古今世情矣予雖生無

序七

玉顏心愧肉食惟以南岡閒局無馬可問使予得以效顰友先生寄其迂思而宣其鬱氣謂非遽有天緣哉若曰吏隱則何敢乎

課兒稿自序

課兒何以有稿也兒輩肄業閤署中而南岡官閒無事得以搦管批削間又另構爲之式兒輩珍之則亦以爲無恤懷中之簡也夫海內名家坊刻充棟顧此區區淺陋僉父面目殊覺可憎何足式云曰十年以來高明之士往往好爲幽深玄遠之語以示奇牛耳既執海內後生珠槃玉敦奉之壇坫上座然予實愚不能解何況初學故爲淺陋易解者以式之謗蒙也不觀孩稚之學笑語乎導以訓詁典謨亦何益誘以委巷俚言投之卽喻矣而此委巷俚言又豈出諸學士大夫之口哉則惟村

序八

姬醜婦工而習之予爲淺陋課兒蓋卽村姬醜婦傳孩稚學笑語也曰樂天作詩必使老婢讀讀而解者則存予意亦然然則何以災木乎曰此固劉生若初嗜癖有癖而予無如之何也

導噫草自叙

導噫之說何自乎夫人有所感於心而後達之於氣氣鬱不散則有結軀底滯之病不得不發之聲而爲詩詩者聲之所以傳氣而鳴心者也氣則何以有噫乎人心和平則無噫不得其平則有噫伯鸞五噫之歌以氣鬱而欲宣之也莊生曰大塊噫氣其名爲風一發萬竅怒號然喁於調刁之韻致畢竟怒號中有和平在則噫固天地之變氣而亦正氣也予以愚陋濫聞鍼目視時事每每悵鬱不能達噫氣時多漸成磊塊故於山水壯遊良朋雅集以至戎馬舟楫間輒有蕪詞以導之不覺張

序九

然而噫消蓋有樂此不疲之意焉非無病而呻吟也或曰阮籍胸中有磊塊以酒澆之不聞以詩曰子獨不知枚生七發乎予不能酒亦無七發之才蟲吟蚓鳴聊以已疾是導噫之意也

又夢稿自序

周禮有占夢之官以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予最愚昧頗有守正思道之志讀書筆仕以求勤以補拙寢食多廢其或倦睡則伏枕高臥于恬適夢雖無喜而亦無噩無懼也乃涉世每在多艱多懼之途何爲哉無亦愚昧而硬執之所致也憶往歲戌夜即恍然有醒於佛氏人世夢幻之言故於所梓篋稿題曰大夢邇濫聞鍼顛沛更奇似乎夢之中又占夢焉故題其新構之稿曰又夢凡以大夢未能大覺而期五夢并銷於正夢不作邯

序十

鄆黃梁想而已

重刻劔理案抄自序

此予司理劔郡之塵蹟也。今續梓之何爲乎？昔楚大夫以舊令尹政告新令尹，蓋人臣而以軍國生民爲重，則以引嫌匿情爲輕。臯陶對帝舜曰：「朕言惠可底行。」浩星賜說趙營平以功歸之。辛武賢許延壽營平曰：「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之事以欺明主哉？卒以意對，可見君臣之間情可直達，不嫌自伐。有如此況僚友耶？予自筮仕劔理，以至今時隔二紀矣。當其攝篆於本治，受事於諸郡也，凡官吏軍民之痼病兵刑錢穀之積弊，見於公移文告與條議者，案牘現在，乃者

序十一

濫撫八閩，畧梓一二，以與文武賢才相質證，蓋亦取法古人開心見誠而曰有司不以爲鄙陋，采此而行，或可少益海邦耳。卽如建鐵一課，從前卑官賂差敗乃公事，訟牒煩興，予爲畫五議以更改。十餘年間轉運不與，倘不輕變，何至斷送朝廷無限金錢而升流累累就獄者？頸相屬哉！神皇時，神禁未嚴，一馬不敢徇求者，南平將樂洪水以後，發粟救荒，皆不待報，將樂城吉溪新梁南劔書院衛署驛館皆以代庖，數月間省費踐事又如帑金禁邪，移軍檣禁兌支行伍禁役占屯，糧禁升取飯囚給錢以恤瘼死，養窮畫圖以防冒充，革回倉之陳米

以果軍腹去公費之牛稅，以全物生一切興華事宜，見於刻中之所載事久驗之。今日全閩亦有此弊否乎？則今日亦有可做而行之者否乎？至於執法以鋤豪斧斤必施於醜僻，誠心以撫弱生，全不忽於微賤，聞狗瑞之議而謝祠撫之檄，平反不獨與上官相違，覆卽奉旨欽案，不敢徇此則狂態拙狀恐未敢以進於今日諸君子之前者也。然覽者笑予狂拙，其亦鑒予苦心乎？

序十二

管見開邪錄序 附跋

海外天竺極西之國有夷人利瑪竇號西泰者萬曆初年偕徒四十人流入中國著有天學實義自標天主教梓以傳世一時海內名公亦卽尊之爲天主子雖寡昧無識以管窺天覽竟不覺鼓掌拍案仰天而嘆曰堂堂中國尊尙夷教何至此哉古人用夏以變夷今日用夷以變夷豈眞天喪斯文而使中國先聖先賢之道反居夷狄異端之下哉夫利夷名爲尊儒以闢佛實則襲佛以抑儒予請畧摘一二以証之佛以虛無爲道苦空爲教固與儒悖然其戒殺好生明心見性儒亦間有游而序十三

涉之以證所學者矣蓋眞神原未易闢僞儒亦不能闢爲眞儒又大儒闢邪扶正端有賴耳佛廢人倫棄妻子削髮出家創爲輪迴三塗六道以惑世則昌黎佛骨一表原道一詞已揭正道於中天關閭濂洛以至我朝諸名儒闢之尤力利夷如果非梵教何爲口闢而身蹈仍以天堂地獄爲是言佛之言行佛之行乎更爲諱矯強之詞諺借吾儒事親必事天而以天主爲合經書上帝之號夫旣明知上帝屢見於六經郊社所以事上帝則至尊獨在於上帝可見矣帝卽天天卽帝也儒者釋帝爲天之主宰尊天卽尊帝也何云上天未可爲尊并諱

上帝之號而改爲天主之號乎始曰天主是理繼曰天主是神終指宋時西國耶穌爲天主曰人彼今代之應運設教是其標大題僭大號不惟罵佛呵老不亦凌駕五帝三王周公之上乎孔子太極之訓春秋之作孟氏見梁惠陳仁義而不言利與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之言皆見指摘但云我以天地爲父母世間萬民爲人子仁孝轉大其言僞而辨行僻而堅有如此者昔人有言莊周道家之儀秦王通孔門之王莽蓋以文中子中說教論語故以莽事加之其實中說多格言實欲取法聖人若夫利妖電光之舌波濤之辨眞一儀秦而其拔如來

叙十山

之幟登素王之壇眞一王莽侮聖欺天譁張爲幻左道之誅豈可容於堯舜之世哉佛老之害過於楊墨天主之害過於佛老璉以管見而談天終覺惶汗惟望憂世憂道大君子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勿使蔓延惑世以害天下而爲中國將來憂不亦快乎